

六家文選

WA 35
20
26

東京図書館
漢書門
文章類
別紙
五架
二三號
三の冊

貴重圖書



六家文選卷第五十一

明治十年購求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論

過秦論一首

賈誼

翰曰誼有過秦二篇論秦之過此第一篇也應劭曰賈誼書第一篇名也善曰言秦之過

秦孝公據崤

善本作殺字

函之固擁雍州之地

濟曰秦至孝公益彊

盛故先述之崤山秦塞也函谷關名擁據也韋昭曰崤謂二殺函函谷關也善曰史記張良曰關中左殺函右隴蜀

善曰史記張良曰關中左殺函右隴蜀

君臣

良曰周室天子之國也括盛也猶

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苞舉宇內囊括四

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良曰周室天子之國也括盛也猶囊括而結之八荒八方也言皆盡



欲取之善曰春秋握誠圖曰諸侯冰散席卷各爭姿妄張晏當

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

具外連衡而鬪諸侯銑曰商君衛鞅也說孝公而封於商號為商君關西連兵曰衡諸侯謂關

東六國善曰戰國策蘇秦說秦王曰始將連橫高誘曰合關東從通之於秦故曰連橫文穎曰關西為橫衡音橫於是秦

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向曰拱手取言易也西河魏地名善曰李斯上書曰孝公用商鞅之

法漢楚魏之孝公既沒惠文武昭濟曰沒死也惠王文王師舉地千里

記曰孝公卒子惠文王立卒子武王立卒立異母弟是昭襄王也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

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漢中巴名舉破也膏腴土地良沃也要害山川險阻也善曰李斯上書曰

惠王用張儀之計西并巴蜀南取漢中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

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

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良曰盟誓約也

銳曰締結也文穎曰關東為從張晏曰締連結也徒帝切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

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善曰史記曰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又曰孟嘗君

者名文姓田氏又曰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又曰魏公子無忌者魏安釐王弟也為信陵君此四君者皆

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

橫向曰關東連兵曰從言關東諸侯為約離散秦之衡也善曰言諸侯約結為從欲以分離秦橫也兼韓魏

燕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

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向曰韓魏燕趙宋衛中山皆國名韓曰六國韓魏燕趙

齊楚也善曰呂氏春秋曰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齊人書尸三萬以為二京寧越謂孔青曰苦矣不如歸尸以

內攻之彼得尸而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然寧越趙人也徐尚

未詳蘇秦已見上文呂氏春秋曰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

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高誘曰杜赫周人也齊明周最陳軫召紹滑樓緩

翟善曰戰國策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

之與楚韓實令之為已求地於東周也高誘曰齊明東周臣也戰國策曰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惠之高誘曰周最周君之子也仕於齊故齊使之也字林曰最才勾切戰國策秦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軫曰然高誘曰陳軫夏人仕秦亦仕楚也韓子子象謂楚王曰前時王使召滑之越五年而能成之史記范蠡對楚王曰王前嘗用召滑而郡江東滑音依字戰國策曰秦王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不與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高誘曰樓緩魏相也翟景未詳史記曰蘇秦之弟厲因燕子而求見齊王齊王三怨蘇秦欲囚蘇厲燕子為謝遂委質為齊臣又曰樂毅賢而好兵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為臣燕昭王以為亞卿也

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善曰史記曰吳起衛人也聞魏文侯賢事魏文侯以為將又曰孫臏生阿甄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也田忌進孫子於齊威王帶他未詳呂氏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二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兒五兮切戰國策曰韓魏之君朝田侯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使田忌伐魏三戰二勝高誘曰田侯宣王也史記曰廉頗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又曰趙奢嘗以什倍者趙之田部吏也秦伐韓趙王令趙奢將而救之

之地百萬之衆仰善本作關而攻秦良曰言諸侯地與兵於秦什倍百萬

仰關函谷關高故云仰攻也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叩擊也叩或為仰言秦地高故曰仰攻之秦人開關而

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銑曰九國謂六國及中山宋衛也善曰九國謂齊楚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也遁逃史記作遂巡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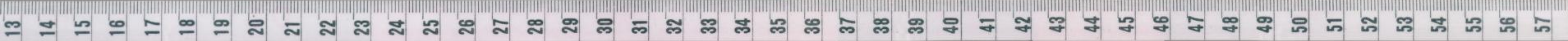
諸侯已困矣善曰李巡爾雅注曰鏃以金為箭鏃也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

百萬流血漂櫓音魯濟曰軍敗曰北百萬言多也櫓大楯言流血漂之韋昭曰大楯曰櫓善曰左氏傳曰狄虎彌建大車之輪以為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

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

淺國家善本無家字無事善曰史記曰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卒子莊襄王立公羊傳曰相公之享國也長何

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翰曰自孝公至始皇六世矣烈業也張晏曰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



侯

濟曰時周分爲二稱東周西周始皇吞之而并滅諸侯善

至

曰以馬喻也說文曰振舉也史記曰始皇滅二周置三川郡

尊

而制六合執敵苦

地

以爲桂林象郡義曰言破南越分爲此二郡也音

頸

善本作委命下吏命下吏言任性命於獄官也乃使蒙

恬

北築長城而守蕃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

不

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

先

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銑曰百家言經史

黔

首善曰史記李斯三請廢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

詩

書百家語者詣守尉雜燒之又曰秦更名民曰黔首墮善本

字

名城殺豪俊城恐復阻以爲已害收天下之兵聚

之咸陽銷鋒鋦

的鑄善本作鑄鋦以爲金人十二以弱

天下之民

翰曰兵戰具也咸陽秦所都也鋒鋦兵刃也弱天下

頭鐵也

善曰史記曰始皇收天下兵聚之咸陽以銷鋒

華爲城因河爲池

濟曰登踐華山以爲城因河水以爲池取

美大之也晉

灼曰踐登也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

不則言不可量測也

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

卒陳利兵而誰何

銑曰何問也言誰敢問善曰誰何問之

雅曰何

問也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

城千里

善曰金城言堅也史記張良曰關

世之業也

善本無也字向曰金城千里取其堅固而廣大也

世傳之無窮

始皇既沒餘威振于殊俗濟曰沒死也然

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善本作隸之人而遷

徙之徒也良曰樞戶樞也謂以甕為牖以繩繫戶氓隸賤稱遷徙之徒謂涉為戍漁陽之徒也言涉至微賤也

曰陳涉口見鄒陽上書禮記曰儒有蓬戶甕牖韋昭曰繩樞以繩局戶為樞也如淳曰甕古文氓氓人也材能不及

中庸銑曰庸常也言不及中常之人善曰非有仲尼墨翟

之賢陶朱猗頓之富向曰陶朱公猗頓皆富人也言涉不賢又不富善曰史記曰范蠡之陶

為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皆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十

九年之間三致千金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

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特乃適河東

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其滋息不可計以與富猗氏故曰猗頓也

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翰曰言在兵行伍而起於道路謂涉行至斷遇

雨不得已而舉事也躡足驅馳也俛下也阡陌道路也如淳率疲

曰躡音疊音義曰俛音免又曰時皆卑屈在阡陌之中也散善本作罷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濟曰時兵

役而逃散也斬木為兵揭竿為旗良曰斬木為兵器而無鋒刃揭舉竿為旗而無

而景從銑曰如雲之會如響之應羸糧擔軍糧也景從如影之隨形也善曰莊子曰今使民曰某所有賢者羸糧而

趣之方言曰山東豪俊遂竝起而亡秦族矣向曰自涉羸擔也音盈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崑

函之固自若也翰曰秦兼有天下所以非小弱也自若自然也陳涉之

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鋤

耰憂棘矜巨不銛息於鉤戟長鍛所也濟曰耰鋤柄也

以鋤柄為之銛利也鉤戟鉞皆兵名謂九國時兵器也孟康曰耰鋤

曲也說文曰鉞鉞有鐔也謫戍之眾非抗善本有九國之

師也良曰謫戍謂涉戍漁陽也抗敵也深謀遠慮行軍用

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銑曰謂不及六國之將相

廟論語曰人無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

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

而語矣向曰謂六國滅而涉盛也翰曰山東國謂六國也絜

下結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

朝同列百有餘年矣良曰招舉也九州之數秦有雍州餘八

與秦為列國皆使朝服也鄧展然後以六合為家善本作

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善本作身死人手為

天下笑者何也濟曰一夫謂涉為首唱也天子七廟墮壞也

春秋考異郵曰君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善曰

非有先生論

東方曼倩善本作舊字良曰非有謂無有也言

而明君臣之義以諷焉善曰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

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

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于眾賢之

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銑曰先人先祖也眾賢羣臣今

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向曰率然猶忽然也高舉者敬

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

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虛心定志

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翰曰嘉善也靡曼好兒也流

秋曰越王欲致必死於吳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靡曼

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善本無為先

生取也善本作先蓋懷能而不見臣善本無不忠也

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齊曰殆

非有先生伏而唯唯良曰唯唯敬吳王曰可以談

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

乎哉談何容易銑曰竦正也於戲歎也可乎言不可也再言

目而佛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銑曰悖逆佛違

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

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以上

可以語上也善曰論語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先生

試言寡人將覽于直善本無千焉先生對曰昔關

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善曰尸子

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

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王之禍也翰曰慙傷也今

則不然反以為誹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厚如

人善本作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濟曰紛然多

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

遂及飛廉惡來革等良曰飛廉善走者也其

紂也善曰史記曰中瀦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父子俱以材力

事殷紂說苑子石曰費仲惡來革長阜史目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

見殺之名

也戮辱也

春秋考異郵

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

陰奉雕琢刻鏤之好以納

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

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爲墟殺戮賢臣親近讒

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故卑身賤體說色微

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善本即善曰俞

愉煦和悅之兒也孝經鉤命決曰

儼儼二字然作矜莊

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換百姓

則怕於邪王之心歷於表

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

閒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

善曰尚書大傳曰子夏曰弟子所授書於夫子者不敢忘雖退而窮

是以伯夷叔齊

夷叔齊餓於首陽

于今稱之。如是邪？王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

易於是吳王懼作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

敬之也。善曰懼敬兒也。管子曰少者之事先生危坐向師顏

步。生曰。接輿遇世。箕子。初。長仁。狂止。二子者。

皆過濫世以全其身者也也箕子避紂漆身佯狂也

箕子。具餘漆體而爲厲。被髮佯狂。以此免也。便遇明王聖王。

得賜清燕之間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
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
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
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水善本無水字之陽以見文
王銑曰負鼎俎是恥辱也善曰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
湯得意故尊宰舍六韜曰文王卜田史扁爲卜曰于渭之陽將
大得焉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兆得公侯天遺女師
文王齋戒三日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心合意同謀
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
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善曰孟子曰推恩足以保四海本仁祖
義善本作謂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摠遠方一統類
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向曰本祖皆以仁義爲先摠
集也類法昌盛也善曰戰
國策蘇代說齊王曰
祖仁者王立義者霸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

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

翰曰應天順人故謂
不變奪也倫理也

臣

子之職既加矣於是列

善本作
裂字

地定封爵爲公侯

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至于今稱之以遇湯與

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

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

惟仰而泣下交頤

濟曰穆然默然也俛下也惟思也善曰
穆猶默靜思貌也孫子兵法曰令發之日

士寢者
涕交頤

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縣縣連連殆哉世

善曰

於是正明

之不絕也

良曰縣連將絕之貞殆危也
說文曰綿聯微也爾雅曰殆危也

善曰

於是正明

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

有功躬

善本有
親字

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

放鄭聲遠佞人

善曰論語顏回問爲邦子曰放
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省庖廚

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產

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獨薄賦斂省

刑罰銑曰明堂布政之宮鄭聲淫樂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

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向曰晏安和洽也善曰孫卿子曰萬物得宜事變

應得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

有餘囹圄虛空善本作囹圄空虛向曰囹圄獄也虛空謂無囚囚人善曰文子曰法寬刑緩囹圄空虛

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翰曰言祥瑞並至也郭外曰郊萌芽草初生也善曰禮記曰鳳皇麒麟皆在郊藪又曰天降甘露鄭玄曰膏猶甘也尚書大傳曰德光地字則朱草生

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

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善曰呂氏春秋曰治亂存亡如可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

曰王國克生惟周之禎善本作貞字濟濟多士文王以

寧此之謂也善曰毛詩小雅文也

四子講德論一首 并序

王子淵濟曰四子謂微斯文學虛儀夫子浮游先生陳丘子也襄當假立以為論端也

襄既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

又作傳善曰漢書曰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眾庶聞王襄有俊才使襄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襄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傳如淳曰言王政中和在官者樂其職國語所謂宣布哲人之令德也名曰四

子講德以明其意焉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

賤焉恥也善曰論語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

精趨學有日矣良曰距止也躍行也趨進也有曰謂多日也善曰距躍不行也應劭風俗通曰涉始於足

精趨學有日矣

足率長十寸十寸則尺一躍三尺法天地人再躍則涉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

銑曰懷寶謂懷德也善曰論語陽貨是伯牙去鍾期而

舜禹遁帝堯也向曰伯牙善鼓琴鍾期聽其音而知其意遂相與交也舜禹之賢遇帝堯有道而事之也

言夫子遇平代而不出有如鍾期去知音之友舜禹逃有道之君遁逃也善曰廣雅曰遁避也於是欲顯名

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

蠱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

鴻翻則翔四海翰曰越過也東西廂曰序驥良馬也善曰說文曰蚊蠱齧人飛蟲也莊子曰蚊蚋噬膚之序文子曰蚩與驥致千里而不飛僕雖頑嚚善本作嚚願

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濟曰嚚愚也達通也文學曰陳

懿誠善本作懿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良曰

懿美誠信也話善言也善曰春秋說題辭曰秉懿誠之義思至忠之功高誘淮南子注曰本朝國朝也夫子曰無

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銑曰介紹傳命也善曰禮記曰介紹而傳命文

學曰何為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向曰甯戚飯牛

望桓公而為商歌於車下桓公乃召以為政故云干商秋聲也善曰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淮南子曰甯戚商歌車下而桓公悅

然而悟許慎曰商秋聲也越石負芻而寤晏嬰向曰晏嬰

父者為人臣僕於中車見使將歸嬰曰何為僕對曰吾身不免凍餓之地吾是以為僕也嬰曰可得而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而贖之因

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立而請絕晏嬰使人應之曰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曰臣聞士者屈於不知已而申於知己吾

三年為臣僕人莫知吾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為知己矣今不辭而入是與臣我者同矣晏子出見之曰向也見客非有積素素舊

之歡皆塗觀卒遇而以為親者善本有也字故毛

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善本有也字嫫母倭為倭

善譽者不能掩其醜濟曰毛嬙西施皆美婦人也嫫母倭皆醜婦人也善曰慎子曰

毛燭先施天下之妓也衣之以皮俱則見之者皆走易之玄錫則行者皆止先施西施一也孫卿子曰閭嫫子奢莫之媒也嫫嫫力父是之喜也倭傀醜女未詳所見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特

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良曰咨歎辭也特獨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

以斷善本作斷字但懸曼矐蒲苴不能以射銑曰公輸班至巧者也與斧柯

不與其刃則不能有所制斷也蒲苴子善弋射者也與曼矐不與其弓則不能發射也言事必相須而成也曼長也結繳於矢謂之矐矐高也列子曰蒲苴子弋弱弓纖繳乘風而振之連雙

鷗於青雲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

涉田而善本有能字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向曰浮水而擊波不如乘舟之

縱逸涉田而行不如依道之捷疾者言履仁義之行求賢良之友則功業易立聲名易致也膺膺騰躍撇擊也衝蒙謂衝突蒙籠也善曰說文曰擊擊也擊與撇同也疋設切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

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曰翰

敬聞求友之命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游求賢索友歷于

西州濟曰索亦求也蜀在西故云西州也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輓雞

而聽之良曰輅車也輓輓端木也善曰輅車也白虎通曰名輓端橫木以縛輓也詠歎中雅轉運中律輓輓端木也善曰輅車也白虎通曰名輓端橫木以縛輓也緩舒繹曲折

不失節濟曰中合也雅大小雅也轉運聲之飄颻也律六律也問歌者爲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丘子

者也於是相見之禮友焉銑曰儀禮士相見之禮贊冬用雉夏用駒

禮文既集向曰謂禮畢也善曰韓文學夫

子降席而稱曰俚紀力人不識寡見解善本作聞翰

也善曰劉德漢書注曰俚鄙也曩從未路望聽玉音竊

也善曰劉德漢書注曰俚鄙也曩從未路望聽玉音竊

動心焉。善曰尚書大傳曰天下敢問所歌何詩請聞

其說浮游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

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

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

福。濟曰太上謂主也股肱謂臣也洪大也善曰如淳漢書注曰太上天子也尚書大傳曰股肱臣也故作三

篇之詩以歌詠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

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睹其慎戒太子擊

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良曰白珪之珪尚可磨斯言之玷不可為南容三復白珪之詩孔子

以為戒慎之至以兄子妻之魏文侯有子曰擊封於中山三年其傳倉唐使於君文侯見之曰中山之君亦何好唐曰好誦詩文侯曰於

詩何好曰晨風文侯曰晨風謂何曰鸛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自以為忘我者乎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有賢傳遂廢太子訢召中山君以為嗣矣論曉也善曰論語曰南容三復白珪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韓詩

外傳曰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訢訢少而立之以為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傳趙倉唐諫曰何不遣使乎則臣請使擊曰諾於是遂

求北大晨鴈齋行倉唐至曰北藩中山之君再拜獻之文侯曰嘻擊知吾好北大者晨鴈也即見使者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

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晨風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詩云鸛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自以忘

我者也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傳遂廢太子訢召中山君以為嗣今吾子何

樂此詩而詠之也。銑曰言古人誦詩皆有所適今子所歌復何尚也先生曰夫

樂者感人心。善本作密字深而風移俗易吾所以詠歌

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道得也。善曰禮記曰樂者聖人所作也其感人深又曰

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

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善曰節止趨進也善曰子思子曰民

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正則體脩心肅則身敬也好惡不刑。善本作形字則是非不分

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蘊於砥。武砥夫



凡人視之快他焉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

翰曰蘊積也砥砭石而次於玉快不辨良工理玉之工也和寶謂如下和所獻寶善曰馬融論語注曰蘊藏也戰國策曰白骨疑象

武夫類王張揖漢書注曰武夫精鍊善本藏於鑛璞善本作朴字

石之次玉者廣斧曰快忽忘也

庸人視之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翰曰精鍊金也

百鍊不耗故曰精鍊鑛璞謂金石相和未理者也忽焉不識自巧冶理金之工也幹體也善曰精鍊金也金百鍊不耗故曰精鍊也說

文曰鑛銅鐵璞也善本況乎聖德巍巍蕩蕩黎善本氓所

不能命哉良曰言物尚如此況天子之德不詠歌其何以知之

堯之爲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

君美德善本作德美深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

寥善本作聊字宇宙銑曰洋洋盛貌罔無也紛紛紜多自寂寥曠遠

也紛紛紜衆多之貌也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皇唐

之世何以加茲向曰究盡也皇唐謂帝堯也善曰

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翰曰言歌樂之而忘其老也

志憂不知老之將至也文學曰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

濟曰迪道也一人天子也言道天子行德使四方之人信順如卜筮善曰尚書曰迪一人有事四方若卜筮無不是孚孔安國曰迪

道也孚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攄盛德而化

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

君哉愚竊惑焉良曰攄舒也洪長也瀾波也安瀾言靜也比屋可封謂太平之人也愚謙辭或疑也善

曰瀾水波安瀾以喻太平也尚書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浮游先生色勃皆溢銑曰勃溢怒目精出於目也善曰

論語子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曰是何言與向曰怪其言不當善曰孝經子

言與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爲頌音

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翰曰周公清廟之詩爲周頌之首言

甫尹吉甫也大雅詩篇名善曰毛詩周頌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維色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毛詩大雅序曰魯燕民尹吉甫美宣王也詩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夫世衰道微偽臣虛稱者殆也世平

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繁傷乎王道偽詐也殆過也鄙野也繁辱也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

怠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濡霑濡毛色咸愛惜朝夕

願濟湏臾觀大化之淳流良曰濡潤也肅眉耆者皆老補虎白黑毛相雜也善曰虎雜也謂眉有白黑雜色於是皇澤豐

沛王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

詠之也銑曰皇澤天子惠澤也豐沛言多也善曰感發謂情感於中發言為詩也傳曰詩人感

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

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善本作不

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善曰樂動聲儀文也此臣子於君父之常

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處把握而却

寥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失得不亦

遠乎向曰罔無也億度尺丈也把握言把握之狹也寥廓廣大也陳丘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慙膝步而前曰

先生詳之翰曰詳審也善曰戰國策曰荆軻見太子太子拜而踞膝行流涕行潦老暴

集江海不以爲多鱣秋鱣善竝逃九戩域不以

爲虛濟曰言江海網罟之大不爲一物而虧盈也行潦雨水也鱣

鱣魚名九戩大網也善曰左氏傳曰君子曰潢汙行潦之

水杜預曰行潦流潦也莊子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而百川歸

之而不盈爾雅曰鱣鱣郭璞曰今泥鱣也鱣似立切郭璞山海經注

曰鱣魚似蛇毛詩曰九戩之

魚鱣爾雅曰九戩魚網也

是以許由匿堯而深隱唐

魚鱣爾雅曰九戩魚網也

是以許由匿堯而深隱唐

是以許由匿堯而深隱唐

是以許由匿堯而深隱唐

是以許由匿堯而深隱唐

是以許由匿堯而深隱唐

氏不以衰夷齊恥周而遠餓文武不以卑良曰言帝王之

德不為一人而屈也許由避堯而隱於箕山伯夷叔齊恥周而自餓于首陽山也文武謂文王武王也舍曰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

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夫青蠅不能穢垂棘邪

論不能惑孔墨銑曰青蠅能變白黑也而不能汙寶玉邪邪

孔丘墨翟皆賢聖也善曰毛詩曰營營青蠅止於樊鄭玄曰蠅

之為蟲汙汙使黑汙黑使白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垂棘之璧假道

於虞以伐號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向曰質正

也采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文愛命如絲明

之如緒翰曰董篤也禮記云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綸即緒釣魚

也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綽音弗鄭玄曰言出彌大也甘棠之風可倚而俟

也翰曰詩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二客雖室計

沮慈議何傷濟曰二客謂文學與夫子也室塞也沮敗也何

傷言無傷於理也善曰言二客雖於計室塞

於議沮敗何傷於理乎言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

未傷也爾雅曰室塞也

於談道又不讓乎當仁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

意善本有焉字良曰微少巨大措致也夫子曰否銑曰否夫

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善曰呂氏春秋曰開枹鼓

鏗耕鏘羊而介士奮竦向曰雷霆霹靂也潛底幽隱處也枹

也善曰左氏傳曰郊克援枹而鼓鄭玄周禮注曰介被甲也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

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憤願

二生亦勿疑也善本無也字翰曰文學先議愚事欲感動前

言議前敵之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濟曰繹理也

愚以感動之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歟善本

注曰繹臣之力也濟曰問周成王康王也善曰韓子曰晉平公問叔

尋繹也向曰齊桓公九合諸侯臣之力耶君之力耶與音余

臣之力也

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惡有甘棠之臣故虎

嘯而風寥戾龍起而致雲氣良曰聖智謂成康也甘棠謂邵伯也

蟬風從虎皆相感而生也寥戾風聲善曰蟬蟀俟秋吟蟬浮

蟬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蟬蟀俟秋吟蟬浮

聲相應仇偶相從翰曰仇匹也善曰周易曰同聲

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明

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

也濟曰殫盡也淑善也善曰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善曰慎子曰廊廟

一人之略善本有也字良曰狐白裘以狐腋下毛爲之而價千

之材善本有也字良曰狐白裘以狐腋下毛爲之而價千

蓋君爲元首臣

爲服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

刺焉銑曰元首頭也股肱手足也善曰公羊傳曰宋公與楚人

而不志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爲難雖文王之戰

亦不過此也何休曰惜其有王德而無王佐也三代以上皆有

師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向曰三代夏殷周也五伯齊

宋襄公是也善曰說苑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

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善曰說苑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

相有管鮑隰霤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翰曰管仲鮑叔牙隰朋隰戚也

匡正也善曰左氏傳曰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又曰齊相衛姬之子

有鮑叔牙隰朋以爲輔佐說施鄒子曰甯戚叩轅行歌相公任之以

國政論語子曰相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晉文有舅

也又曰管仲相相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晉文有舅

善本作犯趙衰楚取威定霸以尊天子善曰左氏傳曰

是乎在矣秦穆有王由五穀攘却西戎始開帝緒王濟曰

繆由由余五穀百里奚也緒業也善曰韓詩外傳曰昔戎將由余

使秦秦繆公問之得失之要對曰古之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也失

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繆公然之於是告內史王廖曰隣國有聖人

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將奈之何王廖曰君其遺之女樂以媾其

志然後可圖繆公曰善乃使王廖以其女樂二列遺戎王史記曰百

里奚亡秦走宛秦繆公聞百里奚故重贖之恐楚不予請以五穀羊

皮贖之楚人許予之繆公與語國事大悅又曰秦用由余謀伐戎楚

王并國十二遂霸西戎春秋保乾圖曰五帝異緒宋衷曰緒業也楚

莊有孫叔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諸夏良曰孫叔敖也

善曰韓詩外傳曰沈令尹進孫叔敖於莊王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

霸左氏傳曰楚子圍鄭子反將右晉師救鄭及楚師戰于郟晉師敗

績郟步必切句踐有種蠡禮世善本作蠡庸剋滅彊吳雪

會稽之恥銑曰句踐越王名種文種蠡范蠡吳嘗伐越越棲於

王問董仲舒曰越王句踐與大夫渫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

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越有三仁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

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又曰句踐自殺也魏文有段干田

會稽歸附循其士民伐吳大破之吳王自殺也

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向曰段干木田子方翟璜皆魏臣

也寢罷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孟

嘗君問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王伯何也白圭對曰文

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而名號顯榮

者三士羽翼之也史記魏文侯謂李克曰寡人之相非成則璜璜翟

璜也成魏文侯弟名也呂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敬之過其廬而

執秦欲攻魏而司馬康諫曰段干木賢者而魏禮

之天下皆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止燕昭有郭隗

樂毅夷破彊齊困閔於莒翰曰夷乎也燕破齊齊閔王走

曰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於是詘身下士先

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為魏使於燕燕昭王以為亞卿使樂毅伐齊

破之追至于臨菑齊繆

王走保於莒繆與閔同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

而況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濟曰羽翼謂任賢

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故有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

注曰羽翼輔佐也

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

不足攘也善曰毛萇詩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被

傳曰攘除也

六藝佩禮文

良曰純深也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言皆以美事喻衣服也

屢下明詔舉

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駿茂

銑曰倫等也

是以海內勸

慕

善本作歡慕

莫不風馳雨集龔雜並至填庭溢闕含

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

向曰風馳雨集言疾

至溢填闕庭言多也

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

翰曰條暢猶通達也

言進者樂之疲怠者亦不能罷

善

偃息

善本有匍匐二字

今詩書

之門游觀乎道德之域

濟曰言以詩書道德為門為域而游息焉域闔也

咸絜

身脩德

善本作思

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銳以貢

忠誠允願推主上弘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多

士文王所以寧也

良曰貢獻允信弘大也濟濟盛也

若乃美

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

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祿勤增俸

善本以

厲貞廉

銑曰究悉蠲除苛細綏安也

善曰漢書曰宣紀曰律令有

皆勤事祿薄其

減膳食卑宮觀

善曰宣紀曰令太官損膳省宰又曰郡國二宮觀勿復脩理

省田官損諸苑踈繇役振乏困

善曰宣紀曰池園未御幸者假與貧人又曰流

人還歸勿算繇事又

恤民災害不遑游宴

向曰恤憂遑暇也

曰遣使者振貸之困

閔耄老之逢辜憐縗經之服事

善曰宣紀

閔憐

閔憐

人悽愴子弟之縲匿

濟曰惻隱傷痛也悽愴悲歎也身死

人謂經拷掠或飢寒死獄中者子

弟縲匿父兄之罪而見縲繫者也

善曰宣紀曰今繫者或以掠辜

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

其零茂

良曰育養也零落茂盛皆遂其理不夭伐也善曰尸子曰湯之德及鳥獸矣莊子曰至德之世禽獸成羣草木

木遂

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

濟曰愷悌大順也善曰毛詩

大雅

先生獨不聞秦之時邪違三王背五帝滅詩

書壞禮義信任群小憎惡仁智詐僞者進達佞

諂者容入宰相刻削

善本作峭字

大理峻法

良曰刻峭謂損害也峻深也

善曰黃雅曰峭急也謂嚴急也峻與峭固

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

於酷虐狼摯虎攫懷殘秉賊

翰曰言若如虎狼之暴也摯持也攫亦持也善曰

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其所臨蒞

善本作蒞字

莫不肌慄

善本作飢栗二字

懽伏吹毛求疵

濟曰懽戰也言如蛇虺之螫毒於人者臣懽懼

百姓怔忡

所措其手足

負措置也善曰韓子曰古之人君大體者不吹

毛而求小疵不洒垢而察難知方言曰怔忡惶遽也論語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嗷嗷愁怨

亡秦族

良曰嗷教衆聲

是以養雞者不畜狸牧獸者不畜

豺樹木者憂其蠹保人

善本作民字

者除其賊

良曰狸能害雞豺能

食獸蠹以傷木賊以亂人善曰文子曰乳犬噬虎伏雞搏狸又曰所為立君者以禁暴亂也夫養禽獸者必除豺狼又況牧民乎又曰

木林生蠹還自食人生事因自賊

故大漢之為政也崇簡易

尚字

寬柔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由和睦

親也善曰孝經曰民用和睦上下無怨

今四海

善本作海內字

樂業朝廷淑清天

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

善曰周

山川降靈

向曰天符人瑞以下

易曰雲行雨施品物咸亨神光耀善本從火

神天地之神洪洞相通也朗明也善曰宣紀

暉洪洞朗天

曰翰

鳳皇來儀翼

翼邕邕羣鳥竝從舞德垂容神雀仍集麒麟自

至甘露滋液嘉禾櫛比

良曰鳳皇神雀瑞鳥麒麟瑞獸名甘露瑞露也嘉禾瑞穀也翼異飛

兒豈豈聲也垂容有容儀也滋液津潤節比連接也

鳳皇集魯羣鳥從之尚書曰鳳皇來儀爾雅曰翼習恭也豈豈和也

又曰豈豈者聲和也山海經曰鳳首文曰德宣紀神雀仍集九

真獻奇獸宣紀曰甘露降未央宮又曰嘉穀立稷隆于郡國

大

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盛哉

昔文王

應九尾狐

善本有而字東夷歸周武王獲白魚而諸侯

同辭

向曰謂白魚入于王舟諸侯同辭而伐紂也善曰春秋元

東觀白魚入舟以燎八百諸侯順同書璇璣鈴曰武王得兵鈴謀

不謀魚者視用無足翼從欲紂如魚乃誅周公受拒鬯而鬼

方臣

韓曰拒黑黍瑞黍也鬯香草也鬼方遠國名善宣王得

白狼而夷狄賓

善曰史記曰穆王征犬戎得夫名自正

而事自定也

善曰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南郡獲白虎

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

也是以

北狄賓洽

善本作合字邊不恤寇甲士寢而旌

旗什也

濟曰張武南郡太守也賓服文學夫子曰

天符既聞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夫

善本作先

叔者百蠻之最彊者也

良曰百蠻夷狄之通名天性驕

從心寒習俗桀

善本作從人暴

善曰史記曰匈奴

老貴壯氣力相高

貴壯健賤老弱也業在攻伐事在

獵射

善曰史記曰匈奴國射獵

逐水隨畜都無常處鳥集獸散

往來馳騖周流曠野以濟嗜欲

向曰畜居也如鳥獸之

記曰匈奴逐水草

遷徙無城郭常處

其耒耜則弓矢箠馬播種則扞

弦掌拊收秋則奔狐馳兔獲

胡刈則顛倒殪計

胡

伊

計

一〇三

仆翰曰以此如中國之務農也耒耜耕器也播布也扞弦掌拊用之蔽手以持弓者也奔馳皆追逐也追之則

記注曰拊弓把也音夫史記曰匈奴射狐兔用為食追之則

奔遁釋之則為寇良曰遁逃寇賊也善曰史記曰匈奴利則進不利則退不者遁走是以

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銑曰懷來綏安也机動也犯芻蕘言入塞而食漢草也詩云儉狁孔熾我

詩人所歌自古患之是用急善曰毛詩曰六月棲棲戎車既飭今聖德隆盛威

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善本有賀字

向曰靈神也日逐單于皆匈奴名善曰宣紀曰日逐王先賢揮將人眾來降鄭氏曰揮音縲束之縲又曰單于稱臣使弟奉珍朝賀正

月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蒲結計沮顏焦

齒臬問開翦髮黥首文身裸果袒旦之國翰曰皆蠻夷種

類也編結編髮也沮顏刻面也焦齒黑齒也臬問眼白也黥首離額也文身鏤身也裸袒不衣也善曰編結即編髮也漢書終軍曰解

辨髮削左衽又曰匈奴有罪小者軋音義曰刀刻其面蓋沮顏也焦齒未詳又曰太宛深目多鬚蓋臬問也黥首蓋離題也山海經曰離

題國在鬱林南善本作靡不奔走貢獻懼忻來附娑娑嘔吟鼓腋善本

掖字而笑濟曰靡無也娑娑舞夫鴻均之世何物不

樂飛鳥翕翼泉字魚奮躍良曰鴻大均平也翕翼奮躍樂和氣也善曰孔安

國尚書傳曰洪大也鴻與洪古字通毛萇詩傳曰均平也毛詩曰鳥驚在梁戢其左翼鄭立曰明王之時人不驚駭也韓詩曰鳥飛戾天

魚躍于泉薛君曰魚是以刺史感懣舒音而詠至

德鄙人黥感淺不能究識敬遵所聞未克善本作

殫焉銑曰懣積也向曰鄙人先生謙辭於是二客醉于仁

義飽于盛德善曰毛詩曰既醉終日仰歎怡懌而悅

服

天長一五十一

子二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六家文選卷第五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論

王命論一首

金曰王命帝王受命也漢書曰彪遭王莽敗光武即位於冀州時隗囂據隴擁衆鬻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

班叔皮

向曰此論帝王所以興者必有天命是時屬王莽初敗光武即位而隗囂據隴擁衆欲有分割土宇之意彪時在隗處以隗所舉必見禍亂故著此論以明天命所歸冀其有悟也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

亦以命禹

翰曰舜亦以堯命已之辭以命禹而禪之善曰論語文也尚書帝曰來禹子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

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孔安國曰曆數既于稷契咸佐唐虞

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良曰暨

也此言有天下者必資積德累行不可以造次之間而得之也稷者

周之先契者殷之祖也皆以佐堯舜有至美之德奕世而行故至成

湯武王而有天下善曰稷武王之祖也契成湯之祖也程預左氏

傳注曰暨至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

也雖其遭遇異世善本作時字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

民善本作善人其一揆善本作揆焉銑曰揆理也善曰周易曰湯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

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濟曰堯漢之先祖祚福紹繼也善曰漢書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

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范氏其後也范氏為晉士師魯文公出

出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帝系曰帝堯封于虞為火德漢書

贊曰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善曰漢書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

幟尚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始起沛澤則神母

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翰曰高祖夜行澤中見白蛇斬之乃有神母號哭曰赤帝子殺吾白帝子

符應也善曰漢書曰高祖夜行澤中有大蛇當徑高祖乃拔劍斬

蛇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

者赤帝子斬之又曰高祖立為沛公旗幟皆善曰漢書曰高祖立為沛公旗幟皆

赤由是知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也由是言之帝王

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向曰懿美也善曰春秋河

翼天德清明法言曰昔在有熊高陽高辛唐虞五代咸有顯懿故天因而祚之豐功厚利積累之業

良曰言必有大功厚利以利於天下積德累行之業也然後精

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善曰孝經子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尚書周公曰道

潤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善曰孟子

曰堯薦舜如何曰使之主祭百神享之使之主事事治而百姓安之

易乾鑿度曰王者天下所歸韓詩外傳曰王者往也天下往之謂之

王也善曰堯薦舜如何曰使之主祭百神享之使之主事事治而百姓安之

也善曰堯薦舜如何曰使之主祭百神享之使之主事事治而百姓安之

銑曰言人不達高祖起於布衣所由也。善曰漢書曰高祖以爲
 適遭暴亂得奮其劍。善曰適猶遇也。漢書高祖游說之
 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善曰漢書魏贗曰
 取天下勢如逐鹿。幸有捷急者則先得之。善曰漢書魏贗曰
 秦失其鹿。劉季逐而荷之。時人復知漢乎。太公六韜曰取天下若逐
 野鹿。得鹿天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
 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向曰神器帝位也。言悲
 亦欲效之以捷急之勢。取之所以天下多爲亂臣賊子。欲懷惡逆之
 意也。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服御之物。善曰老子曰天之神器不
 可爲也。爲者敗之也。孟子曰若然者。豈徒聞於天道哉。
 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又不可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
 良無菜曰饑無穀曰饑。流隸謂逃流賤隸之人。善曰說文曰餓飢也。
 穀梁傳曰五穀不升謂之饑。流隸流移賤隸也。左氏傳曰人有十等
 輿臣隸也。饑或爲饑。荀悅曰道瘞謂之殍也。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
 短褐衣也。善曰短褐衣也。善曰短褐衣也。善曰短褐衣也。善曰短褐衣也。

也襲重衣也。擔謂一擔之重。石謂一斛之數。蓄積也。言思有擔石之
 糧以積也。韋昭曰短爲極短。極也。毛布曰褐。善曰短丁管反。說文
 曰襲重衣也。字林曰襲大篋也。晉灼曰無擔與一斛之餘。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
 溝壑。濟曰一金謂一斤之金也。韋昭曰一斤爲一金。善曰孟子
 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固曰墨子曰貧富治亂。況乎天
 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翰
 言不可妄處也。善曰禮記孔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尊爲天子。富
 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法言曰天因作之爲神明主也。故
 雖遭羅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
 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鎖。質烹醢。海分裂。向曰信轉
 布也。梁項梁也。籍項籍也。卒終也。潤鑊伏鎖烹醢分裂皆殺也。鑊煮
 也。鑊也。醢肉醬也。分裂謂斷其支體也。善曰史記曰項籍其季
 父項梁陳勝等起梁爲楚。上柱國軍下邳。自號武
 信君。比至定陶。再破秦軍。後秦大破之。項梁死。又況公。堯麼
 不及數子。而欲聞于天位者乎。善本作也。字良曰公麼
 小也。數子謂信布梁籍



千求也。善曰：鵬冠子曰：無道之君，任用公麼，動則煩濁，有道之君，任用俊雄，動則明白。通俗文曰：不長曰公。細小曰麼。莫可切。爾雅曰：千求也。是故驚寒之乘，不騁千里之塗，鷺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

今謂馬之下者為鷺。王逸楚辭注曰：蹇，跛也。呂氏春秋曰：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史記陳涉曰：鷺雀安知鷺之志哉？韓詩外傳蓋貢曰：夫鷺，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 不

奮六翮之用。翰曰：六翮，謂鷺之翼也。善曰：廣雅曰：鷺，駘也。春秋曰：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史記陳涉曰：鷺雀安知鷺之志哉？韓詩外傳蓋貢曰：夫鷺，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 不

稅之材，不荷棟梁之任。銑曰：棟，謂之梁，上楹謂之稅。蓋謂之梁，稅，侏儒柱。善曰：說文曰：棟，桷上梁也。周易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案音節，稅之劣切。斗，筭之子，不乘帝王之重。

帝王之重。向曰：斗，筭小器也。秉執也。音義曰：筭，竹筭也。受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速不勝其任也。良曰：鼎，大器也。以珍饌喻王位也。言鼎折足，則覆鼎中之物，言非其材而處其任，則如此也。善曰：周易鼎卦之辭也。說文曰：鬻，鼎實也。鬻與餗同。 當

秦之時。善本作末字。 豪傑竝起。善本無竝起二字。 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今

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善曰：更記文。 王

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

翰曰：陵母為項羽所擒，獲也。良曰：陵母見漢使傳言與陵也。 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

劍而死，以固勉。善本有陵字。翰曰：陵母恐陵為母在楚有二心於漢，遂對漢使者以劍自殺，以絕陵望使。 其後果定於漢，陵為漢

宰字。相封侯。善曰：更記文。 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幾。

善本作機字。善曰：白虎通曰：庶人稱匹夫何言其夫妻為偶也。鄭玄周禮注曰：致猶會也。 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向曰：春秋史書之通名也。張晏

曰冊書史記也晉灼曰至周名春秋考紀也善曰是故窮達

有命吉凶由人善曰呂氏春秋曰道德於此窮達一嬰母

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

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日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

多奇異善曰漢書曰高祖為人隆準而龍三曰神武有

徵應善曰徵應謂四曰寬明而仁恕善曰漢書曰高祖寬

五曰知人善任使善曰高祖任張良以運加之以信誠

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用善本已

濟曰逢聽受謂不信讒譖也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

善曰論語子曰見善如不及善曰左氏傳叔向曰齊相公從善如流

吐哺納子房之策善曰初酈食其欲立六國高祖問張良

公事善曰漢書酈食其欲立七國後漢王以問拔足揮洗揖

酈生之說善曰酈食其初見高祖高祖方洗足酈生曰足下必

其說也拔足揮洗謂止洗足也揖敬從也善曰漢書曰酈食其求

秦不宜踞見長者沛公起攝衣謝悟成卒之言斷懷土之

情善曰高祖既定天下以家在關東意欲都洛陽納成卒妻敬說

洛陽成卒妻敬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便高四皓之名割肌

膚之愛善曰高祖愛趙王如意欲廢太子而立如意是時南山

太子入朝高祖而四皓為侍高祖遂以太子為賢而不廢也以不立

趙王故云割肌膚之愛也善曰漢書曰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

趙王如意呂后不知所為張良曰願上有所不能致四人令太子為

書卑辭安車請以為客今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太子迎四人至上

破黥布歸愈欲易太子反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上乃驚曰吾求公

公逃避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煩公幸卒調護太子竟不易太子者

良本招此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謂軍旅之

間也亡命謂自楚逃歸於高祖也善曰漢書曰蕭何薦韓信於漢王於是漢王齋戒設壇場拜信為大將軍又曰陳平亡楚來降漢王與語說之使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善曰莊子許由曰我為汝言其大略廣雅曰略法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媪鳥妊而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向曰劉媪謂高祖母初妊謂有娠也言高祖母初娠高祖夢與神合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蛟龍在於上遂生高祖善曰略粗略也漢書曰高祖母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往視則見蛟龍據其上已而有娠遂產及長而多靈有異於眾高祖說文曰妊姓孕也如蔭切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觀形而進女祖微時

嘗侍王媪武負二人賒酒既醉卧二人見其上有怪異此兩家遂毀契券不取其財也沛令客呂公見高祖奇兒乃妻以女則呂后也善曰漢書曰高祖常從王媪武負酒時飲醉卧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債貫食夜切又曰呂公見高祖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臣有息女願為箕箒妾也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呂后

望雲而知其善本作處良曰秦始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於

獨游所至處常有雲氣呂后望雲乃知高祖在中輒求而得之善曰漢書秦始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說文曰厭塞也於冉切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銑曰分斷也高祖初入關五星聚於東井高祖受命

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濟曰淮陰侯韓信留侯張良並言高祖得天之授也非人力之致也善曰漢書韓信謂高祖曰且陛下天授非人力也又曰張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

從之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翰曰五者謂五行相承也取捨善本作不厭斯位善曰左氏傳曰

符瑞不周善本作斯度向曰厭合周備度數也韋昭曰厭合也善曰一艷切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善曰左氏傳曰息侯伐鄭君子

曰不量力論語孔子曰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
善曰左氏傳曰趙孟過鄭印段賦蟋蟀趙孟曰保家之主也遇折足
莊子弟子問於莊子曰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也
之凶伏斧鉞之誅上折足之凶則英雄誠知覺悟
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
絕信布之覬覦善曰左氏傳師服曰下無覬覦杜預曰下不敢望上位也說文曰覬幸也覬也
距逐鹿之瞽古說審神器之有授貪不可冀無
為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
矣翰曰英雄謂覬覦也言誠能知其天命覺寤人事畏如此斧鉞之禍以自警戒超然遠見淵然深識收王陵陳嬰之事以為明鑒之分絕韓信黥布之逆無為覬覦之心也距絕也逐鹿謂上迷游說士所比也瞽說謂無知之說也神器帝位也貪不可冀謂勿貪帝位終不可冀望徒為二母所笑也二母則陵嬰母也韋昭曰幾望也今本作冀善曰尚書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典論論文一首

魏文帝

向曰文帝典論二十篇兼論古者經典文事有此篇論文章之體也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
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
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良曰伯仲言相次也銑曰小之謂以其為小才也超班超也武仲傳毅字也休息也言其文美不能自息也善曰伯仲喻兄弟之次也言勝負在兄弟之間不甚相踰也范曄後漢書曰班超字仲升徐令彪之少子也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
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濟曰言文人各自見所長輕人所短也里語曰家
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翰曰帚謂除地之帚也言家有弊破之帚自以為寶重者乃通比於千金此則不自見之甚患也善曰東觀漢記曰吳漢入蜀都縱兵大掠上詔讓漢曰城降孩兒老母口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家有弊帚享之千金禹宗室子孫故嘗更職何忍行此杜預左氏傳注曰亨通也亨或為享今
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

蔡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

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

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騏驎於千里仰齊足而

竝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良曰騏驎良馬也以此賢才之俊逸也善曰千里已見上文

毛萇詩傳曰田獵齊足尚疾也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

魏曰審己之審才以度前人則無不相服之累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君子必審諸己然後任人楚辭曰卷內恕已以量人王逸曰量度也

而作論文主蔡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蔡

之匹也翰曰齊俗文體舒緩言徐幹文章時有緩氣然亦是蔡之儔也善曰言齊俗文體舒緩而徐幹亦有斯累漢書地理志曰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乎懷之間兮此亦其舒緩之體也

如蔡之初征登樓槐

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貞扇橘賦雖張蔡不過

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濟曰初征登樓槐賦征思玄猿漏卮貞扇橘並賦名也玄猿黑猿也

漏卮酒器也言此諸文雖張衡蔡邕示不琳瑯之章表書記

今之雋也向曰陳琳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

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

勝辭銑曰言文美理弱也善曰漢書東方朔枚臯不長持論孔叢子平原君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

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楊班儔也勝於辭公辭勝於理

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

見謂已為賢翰曰貴遠者謂其不分別文章傳聞遠者為善乃則貴之也向聲謂向其聲譽而為美也夫

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

實詩賦欲麗向曰銘誄述人德行此四科不同故能之故不可虛也麗美也

者偏也唯通才能備翰曰四科謂奏議書論銘誄詩賦也通才謂諸事皆能通備也其

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彊而致

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善曰。齊曰檢法也。善曰。蒼頡篇曰。檢法度也。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良曰。譬如簫管之類者。言其用氣吹之。各不同也。素本也。言其巧妙者。雖父兄親於子弟。亦不能教而移之也。善曰。桓子新論曰。惟人心之所獨曉。父不能以教弟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向曰。年壽有盡。榮樂有時。此二者必至之期。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銑曰。飛馳言疾速也。以喻鳥飛而馬走者。言不假託此四物。而聲名自至於遠。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善曰。西伯拘而演周易。善曰。司馬遷書曰。西伯拘而演周易。不以隱約而不務。不以康樂而加思。濟曰。隱約失志。良康安也。加移也。言文章之道。不以通塞移思也。善曰。周易。

曰隱約者。觀其不懼懼。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良曰。已。助句也。善曰。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孔叢子。孔子曰。不讀易則不知聖人之心。必不使時過已也。而人多不彊力。負賤則懼。善本作。於饑寒富貴。則字。善本有。流於逸樂。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攝恐懼。也。實達國語注曰。流故也。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亦志士之大痛也。善曰。古詩曰。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善曰。融等已逝。唯幹著論。徐幹著中論二十篇。

六代論一首 善曰。論夏殷周秦漢魏也。

曹元首 銑曰。魏氏春秋云。曹囧字元首。少帝族祖也。時屬天子幼稚。遂著此論。冀感悟曹爽。

也。六代者。夏殷周秦漢魏也。善曰。魏氏春秋曰。曹囧字元首。少帝族祖也。是時天子幼稚。囧異以

二選五三卷

此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納為弘農太守少帝齊王芳也

昔夏殷周之善本有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

良曰設疑問之辭也發後文也善曰紀年曰凡夏自禹以至于桀

十七王殷自成湯滅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天戴禮曰殷為天子二

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

為天子二世而亡何殷周有道而長秦無道而暴也三代之君

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濟曰三代夏殷周也與

侯與之共理同有其利也故天下有難則諸侯同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

救翰曰秦不封諸侯故莫有救者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

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

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孝宣帝稱曰

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善曰班固漢書

周召相其治致刑措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

進向曰親疎者謂天子之宗屬親疎者異謂異姓也言並

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

不生翰曰輕重謂大小之國也并兼路塞謂不相侵劫也逆節謂

漢書王父偃說上曰今以法割削諸侯則逆節萌起及其衰也桓文帥禮

齊桓公晉文公帥禮以伐不義奉於周室也善曰齊桓晉文也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

不城周晉戮其宰銑曰苞茅祭藉之草也楚人不貢苞茅不

諸侯築王城宋宰仲幾不受命晉文公戮之也善曰左氏傳曰齊

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不虞君之涉吾地何故管仲對曰爾貢苞

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又曰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

于翟泉將以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郕吾役也為宋役亦職

也士伯怒曰必以仲幾為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

肅良曰弛廢也肅敬也言齊桓晉文匡輔王室二霸之後浸

作濡以陵遲濟曰二霸即桓文二君也言二君薨後益復陵

遲敗亂也善曰漢書曰二伯之後濡以陵遲吳

善本

作濡以陵遲

遲敗亂也

善曰漢書曰二伯之後濡以陵遲

吳

善本

作濡以陵遲

遲敗亂也

善曰漢書曰二伯之後濡以陵遲

吳

善本

作濡以陵遲

遲敗亂也

善曰漢書曰二伯之後濡以陵遲

吳

善本

作濡以陵遲

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

也。城山名。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言其欲有篡周之心。而猶畏懼同姓之國。宗姬同姓國也。善曰。左氏傳

屈完對齊侯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又曰。楚子觀兵于周

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王孫滿對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

未可。楚情散於曾懷。逆謀消於唇吻。亡粉切向曰。散消

問也。茲情散於曾懷。逆謀消於唇吻。者懼同姓之國不

敢爲姦。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

根賴之與。銑曰。碩大也。言枝葉大茂。能蔭本根。故云賴也。自

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爲三。魯滅於

楚。鄭兼於韓。哀曰。吳王闔閭爲越王勾踐所并也。魏武侯韓

所滅。鄭爲韓哀侯滅之。并取其地。善曰。史記曰。越王勾踐自會稽

歸。附庸其土民。伐吳大破之。吳王自殺。又曰。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

王伐滅魯。又曰。韓哀侯鄭并其國。暨乎戰國。諸姬微矣。濟

暨又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韓曰。燕衛

也。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周同姓也。西迫彊秦。南

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恤。向曰。言自救滅

報。簡降爲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

主。四十餘年。銑曰。王報謂周赧王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

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暨于王報降爲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

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也。秦據勢勝之地。馳騁字。譎

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良曰。譎欺也。蠶食者。言

也。九國謂韓魏燕趙齊楚宋衛中山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秦據

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一切。取勝賈誼過秦曰。九國之師

遁逃而不敢進。至于善本作。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

若此。言秦雖欲疆取周室。然爲枝葉廣大。難以爲拔。至始皇方定

天位也。善曰。尚書曰。天位艱哉。班固漢書贊曰。豈非深根固

帶。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

其可謂當之矣。翰曰。苞桑。謂叢生之桑也。謂根深而相連。取

其固也。危亡者繫之於上。取其難拔之義也。

言周之積德深遠有似於此者故云當也善曰老子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班固漢書贊曰所以親親賢賢表功德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周易否卦之辭也鄭玄曰苞植也否世之人不知聖人有命感云其將亡矣其將亡矣而聖乃自繫於植桑不亡也王弼曰心
秦觀周之弊善本有將字
以為小弱善本
作以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觀周所以
為弊者乃以勢弱而諸侯奪其國也遂廢五等諸侯之爵置郡縣之吏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史記李斯奏曰置諸侯不便始皇於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也
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
錐之土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蕃
衛銑曰毗佐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秦竊自號謂皇帝而子弟衛為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蕃翼之衛莊子曰堯舜有天下子孫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良無置錐之地
枝葉謂子弟也
譬猶芟刈股肱獨任曾腹浮舟江海捐

棄楫櫂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

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

勃善本**哉**濟曰芟刈猶以刀斷之也股肱手足也捐棄也金城

濟樓杭之力也杭人無楫如杭何通俗文權謂楫也過秦曰天下已定始皇之心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

有餘人善本作歲字**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為匹**

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

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善曰齊相田常殺簡公

田氏封邑至常曾孫和遷康公於海濱康公卒呂氏因此絕祀晉昭公卒六卿專征盡滅晉族而分其地為十縣越言不封子弟終恐有此禍亂無人輔弼帝室何以救其敗亂也善曰史記曰齊簡公立田常闕止為左右相田氏殺闕止簡公出奔田氏執簡公于徐州遂殺之又曰晉昭公卒六卿強公室卑六卿謂范氏中行氏智氏及趙韓魏也論語亂滑讖曰陳滅齊六卿分晉尚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未

韓魏也論語亂滑讖曰陳滅齊六卿分晉尚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未

世匪說善本作始皇聽李斯偏說而黜善本作其義至於善

無於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

手託廢立之命於奸臣之口向曰黜退也言退淳于之

太子扶蘇與雲會於咸陽趙高道矯詔賜太子死而立胡亥此謂託

廢立之命於奸臣之口也託猶假也善曰史記曰始皇崩趙高乃

與胡亥丞相李斯陰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

為丞相受始皇遺詔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死至

命善本作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刻善本作

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

弟而乃師謨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晏安政讒

賊良曰申謂申不害商謂商鞅也皆專為刑法之術而二世復師

事皆決於高故云委政讒賊也善曰史記曰二世尊用趙高申法

令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春秋合誠圖曰誅鋤民害史記曰趙高故

常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史記曰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

更記李斯上書二世曰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法脩術明而

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應劭漢書注曰申不害韓昭侯相衛公孫鞅秦

孝公相李奇曰法皆深刻無恩史記曰二世常居禁中與趙高決事

事無大小輒決於高善曰史記曰二世尊用趙高申法

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

乃郡國離心眾庶潰叛翰曰潰亂也善曰尚書曰受有

勝廣唱之於刑劉項斃之於後向曰陳勝吳廣

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

裂州國分王子弟銑曰裂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

勞良曰三代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

為用

齊曰常君定主謂五等諸侯代代相繼也枝葉相扶則諸侯之於帝室也如木枝葉相扶持覆蔭也首尾為用謂首有難

則尾救之尾有

禍則首救之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

之賢姦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

復得措其手足哉

翰曰言封子弟為諸侯縱使子孫失道人且無成湯武王之賢者雖姦雄有謀逆之

事謀未發而身已殺戮矣何得有陳勝項羽復得置手足以為亂哉區區小貌故漢祖奮三尺之劍

驅鳥集之眾

向曰鳥集言如鳥鳥之集或聚或散也善曰漢書曰高祖五年斬羽東城即皇帝位於汜水之陽自開闢

年之中而成帝業

善曰漢書曰高祖五年斬羽東城即皇帝位於汜水之陽自開闢

以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伐

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

班固漢書贊曰漢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未嘗有焉何則古代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斃鏑金

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

擅權圖危劉氏

善曰漢書曰太后崩上將軍呂祿相國呂產專兵秉政謀作亂賈逵國語注曰權秉即柄

也而天下所以不能

善本有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

者徒以諸侯彊大磐石膠固東牟朱虛授命於

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

銑曰磐石大石膠固言堅固也東牟侯劉興居朱虛

侯劉章與諸侯共誅諸呂延迎代王而立之是為文帝此則諸侯內外之勢彊盛故也善曰漢書宋昌曰高帝王子弟所謂磐石之宗

也莊子曰待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范曄後漢書曰鄭泰曰以膠固之眾當解合之勢漢書宋昌曰諸呂擅權專制太尉卒以滅之

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齊代之強又曰齊悼惠王肥高祖六年立又曰齊悼惠王子章高后封為朱虛侯章弟興居為東牟侯

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踵繼也忽先王之制

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

良曰傳謂然高祖封建

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

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

濟曰跨帶也權侔京室謂權勢

之盛同於天子也。景帝時，吳楚七國反，謂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孫、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雄渠。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封王子弟，大者踰州兼郡，小者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制同京師。賈誼曰：諸侯疆

盛，長亂起，茲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翰曰：言多立諸侯，少封其地，使其力少也。令海內之勢若身之

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向曰：不從賈誼計也。善曰：漢書賈誼上疏之文。至於孝景，猥用

晁善本作朝字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疎者震怒。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釁成文景，由寬

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銑曰：猥，頓也。削，黜，謂削退其土。良曰：吳楚先起，謀反之意，故云唱。謀也。言七國之反，其萌兆發於高祖，而釁成於文景，謂高祖封地廣，文帝不能漸削之，是寬之過，制也。景帝黜削過急，是不漸也。善曰：漢書曰：朝錯數言吳過可削，文帝寬而不忍，罰及景帝即位，錯曰：高帝初定天下，諸子弱，故大封同姓，令各謀作亂，逆削之亦反，不削亦反。

於是方議削吳，吳王恐因欲發謀舉事，諸侯既新削，震恐多怨，錯及吳先起兵，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猥曲也。所

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

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齊曰：此諸侯地廣而彊，帝室弱而見侵，如末大根小，必折也。尾大身小，難掉也。且尾在於身者也，欲掉之尚猶不從，其心況諸侯彊盛，且非已體之尾，何掉哉？謂難以禁止也。善曰：左氏傳：楚子問於申無宇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杜預曰：折折其本也。武帝從主父之策，下

推恩之令。善本作命字自是之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

淮南三割，梁代五分。翰曰：主父偃上書勸武帝令諸侯推恩分子弟，自以其地分之，人人喜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弱矣。天子從其計，自此諸侯國果有分割矣。割亦分也。善曰：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今諸侯或連城數十，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上從其計，又班固贊曰：武帝施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使諸侯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國遂以

自析，自是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也。

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向曰：言分其土地，遂至陵遲，資

費薄故租稅不得輸於國家也不豫猶不輸也政事謂國家也善
曰班固漢書贊曰景帝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唯得衣食租稅
不與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銑曰酎酒也漢諸侯助祭飲酎獻金
金不如斤兩色惡者王則削縣侯則免國或以無後嗣者除其國也
善曰漢書曰列侯坐獻黃金酎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漢儀注王子爲侯侯歲以戶口酎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助祭大祀
曰飲酎飲酎受金小不如斤兩色惡者王削縣侯免國漢書曰趙哀王福薨無子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良曰成帝舅王鳳爲大將軍執政專擅帝命其兄弟
封列侯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疎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濟曰公族天子宗族兄弟也翰曰母黨即王氏也善曰漢書劉向上疏之文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向曰稱引謂稱古今之事
善曰漢書曰成帝即位向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嘉其言常嗟歎之至于

作平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妾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銑曰異姓謂王莽爲相鳩殺平帝立中山王子嬰爲少主
自比周公攝政實爲齊田常殺簡公之亂也高拱謂拱手而盜取天位一朝稱臣於莽解印釋綬謂奪其位也貢奉謂以漢社稷上歸於莽猶懼不得爲臣妾者恐殺也廣陵王嘉獻莽符命封郡鄉侯此皆懼誅所以苟取免患而已豈不哀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至哀平之際王莽知中外殫微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鉞唯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田常篡齊已見上文漢書曰王莽廢漢藩王廣陵王嘉獻符命封扶策侯又曰郡鄉侯閔以莽篡位獻神書言莽得封列侯部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善本逆於哀平之際也徒善本有權輕勢弱不能善本有定爾良曰徒但也所以貢奉社稷於王莽者豈爲叛逆乎但權勢輕弱不能定亂也賴光武

皇帝挺不世之姿。齊曰挺出也不世謂希世也姿質也善曰在篤論都賦曰于時聖帝兼不世之姿

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翰曰成謂成逆篡也絕謂絕社稷也斯

豈非宗子之力邪。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

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向曰言光武不封建子弟踵亡

國之法。而為僥倖無疆之期。亡國謂秦也不封子弟欲至于相

靈閣。善本作豎執衡。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桓帝立曹騰以定策功遷大長秋又曰靈帝時大將軍竇武謀

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善曰班固漢書序曰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敗

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

凶並爭。銑曰本末謂君臣也御制也身手猶親戚也鼎沸謂亂也宗廟

焚為灰燼。辭亂也宮室變為秦土。善曰秦焚洛陽宮室也秦

身無。善本有安處悲夫。良曰謂董卓為逆焚洛陽宮室也秦

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

略。善曰晉灼漢書注曰資材量也取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

龍飛譙沛。鳳翔兗豫。齊曰譙沛地名兗豫二州名善曰魏志曰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為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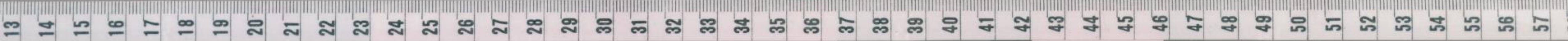
掃除凶逆。翦滅鯨鯢。東京賦曰龍飛白水鳳翔參墟

迎帝西京。定都潁邑。向曰董卓遷獻帝於西京而曹公迎帝都於許昌然許昌屬潁也邑

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

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

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銑曰謂魏亦不封子



弟也五代夏殷周秦漢也善曰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
晏子曰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良曰空虛謂有
其封名寔無其地也有不使之民謂不權均匹夫勢齊凡庶使其理人也竄致也閭閻邑里之間也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世善本作代字之業也濟曰磐石大石也比之堅重不可轉易也宗盟謂同姓諸侯盟會者也善曰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士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竝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彊幹弱枝備萬一之慮也翰曰廁列也維持連接也天子為幹封諸侯為枝所以備萬一危難之事以相蔭庇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徙吏二千石於諸陵蓋亦強幹弱枝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

之帥

向曰名都之主謂大州刺史也偏師謂佐於大軍也帥將也

而宗室有文者必限

小縣之宰

有武者必置善本有於字

百人以上

銑曰言宗室文武位

早也百人之

使夫廉高之士

畢志於衡軛之內才

能之人恥與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

宗族之禮也

良曰衡謂車上橫木軛格也喻君命任使也善

牛馬故以衡軛喻焉畢志其內未得騁其駿足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

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

濟曰此喻宗室微弱不封諸侯亦如泉竭根朽不得其所

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仆善本作扶字之者眾

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

翰曰蟲所以喻帝室也足所以喻諸侯也善曰魯連子曰百足之

蟲至斷不蹶者持之者眾也司馬相如諫獵書曰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

皆為之有漸建之有素

且墉基不可倉卒而

向曰墉城牆也建立素本也善曰文子曰人主之有譬之種人猶城之有基本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厚即止安也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銑曰黑墳肥土也言樹移於本必枯槁不暇繁育其枝葉矣喻天子不封子弟是不優其本雖居尊重之位獨憂天下猶不救目前所見誰與言於久遠之計也善曰尚書曰厥土唯黑墳孔安國曰色黑而墳起也夫樹猶親戚士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何是以善本無以字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翰曰逸樂也設備立諸侯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博奕論一首

善曰系本曰烏曹作博許慎說文曰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楊雄方言

曰圍碁自關而東齊魯之間謂之弈

韋弘嗣

翰曰吳志云韋曜字弘嗣吳郡雲陽人也少好學能屬文為太子中庶子時蔡邕示

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為無益命曜論之博者局戲也奕者圍棋也善曰吳志曰韋曜字弘嗣吳郡人為太子中庶子時蔡邕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為無益命曜論之後為中書僕射孫皓誅之裴松之曰曜本名昭史為晉諱改之也

蓋聞

善本無聞字

君子取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

不稱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達

善本作建字也銑曰悼傷邁過也

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日力

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

漸漬德義之淵。栖遲道藝之域。濟曰：甯越常苦耕稼，不免此勞。友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可以達矣。越曰：他寢吾不寢，他食吾不食，積年十五，以當三十年足矣。後遂為周威王師。董生、董仲舒也。下帷讀書三年，不窺後園。篤亦勤也。漸漬猶浸潤也。栖遲謂優游也。善曰：呂氏春秋曰：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耕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卧，吾將不卧。吾將不敢卧，十五歲而周威王師之。漢書曰：董仲舒修春秋三年，不窺園圃，其精如此。

猶有日昃待旦之勞。翰曰：西伯、文王也。姬公、周公也。文王自明至于日昃，不遑暇食，用脩其德。以安兆人。周公亦夜待曙，以憂政事也。善曰：尚書周公曰：文王自朝至於日中，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向曰：十萬曰億，載年也。已，止也。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繁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惰。

善本作情字。其業窮困不易其素。

銑曰：素猶心也。是以上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圉。

圉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良曰：上式以耕作牧羊為業，後勤學累官榮貴。黃霸以罪繫獄，是時少府夏侯勝亦下獄，霸願受經於勝，乃授之。霸後為丞相，因圉獄也。善曰：漢書曰：卜式，河南人，以田畜為事，入山牧羊，十餘年，羊致千餘頭。又曰：黃霸字次公，淮陽人，遷丞相，長史宣帝欲褒先帝，夏侯勝曰：武帝不宜為立廟樂，勝坐非議詔書，霸坐阿縱勝不舉劾，皆下獄。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更再冬，講論不怠。

故山甫勤於夙夜。善本有而字。吳漢不離公門，豈有

游墮哉。善本作情字。漢光武之臣常勤，勤不離公門。公門，職事之府也。善曰：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東觀漢記曰：吳漢字子顏，南陽人，鄧禹及諸將多薦舉者，再三召見，其後勤勤不離公門，上亦以其南陽人漸親之。

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習善本作翫字。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

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遠體倦。

人事曠而不脩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大牢之饌
韶夏之樂不暇存也翰曰太牢之饌謂滋味也韶夏雅樂也不暇存者言不暇食而聽也
或賭及衣物徒棋善本作易行善曰押蒼賭也賭也廉
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向曰棋子也弛廢也戾恨也然其所
志不出一枰補萌切善本從木之上所務不過方罫古之
間銑曰枰棋局線道也罫線之間方目也善曰方言曰投博謂之上者張置疏遠多得道而為勝中者務相絕遮要以爭便利下者守邊趨作野者也
更始帝將相不能防衛而令罫中死其皆生勝
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伎非六藝用
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良
階上也徵選謂選賢良善曰廣雅曰階因也求之於善本無戰陣則非孫吳之

倫也濟曰孫吳謂兵法也善曰劉向圍基賦曰略觀圍基法於用兵法者無功貪者先亡漢書曰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吳起
三十篇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翰曰孔氏以變
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
者之意也善曰尹文子曰以智力求者喻如奔而空妨日
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
之哉向曰擊木投石童子戲也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
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盱食而何善本有暇字
博奕之足耽銑曰致養父母也良曰盱目晚也言勤於王事不暇早食也善曰左氏傳伍奢曰楚君大夫其
彰善本也濟曰夫然猶如此也言能如此養於親納忠孝方
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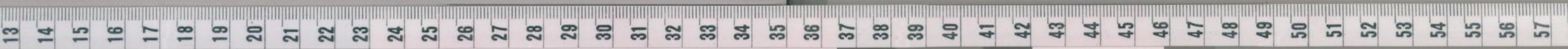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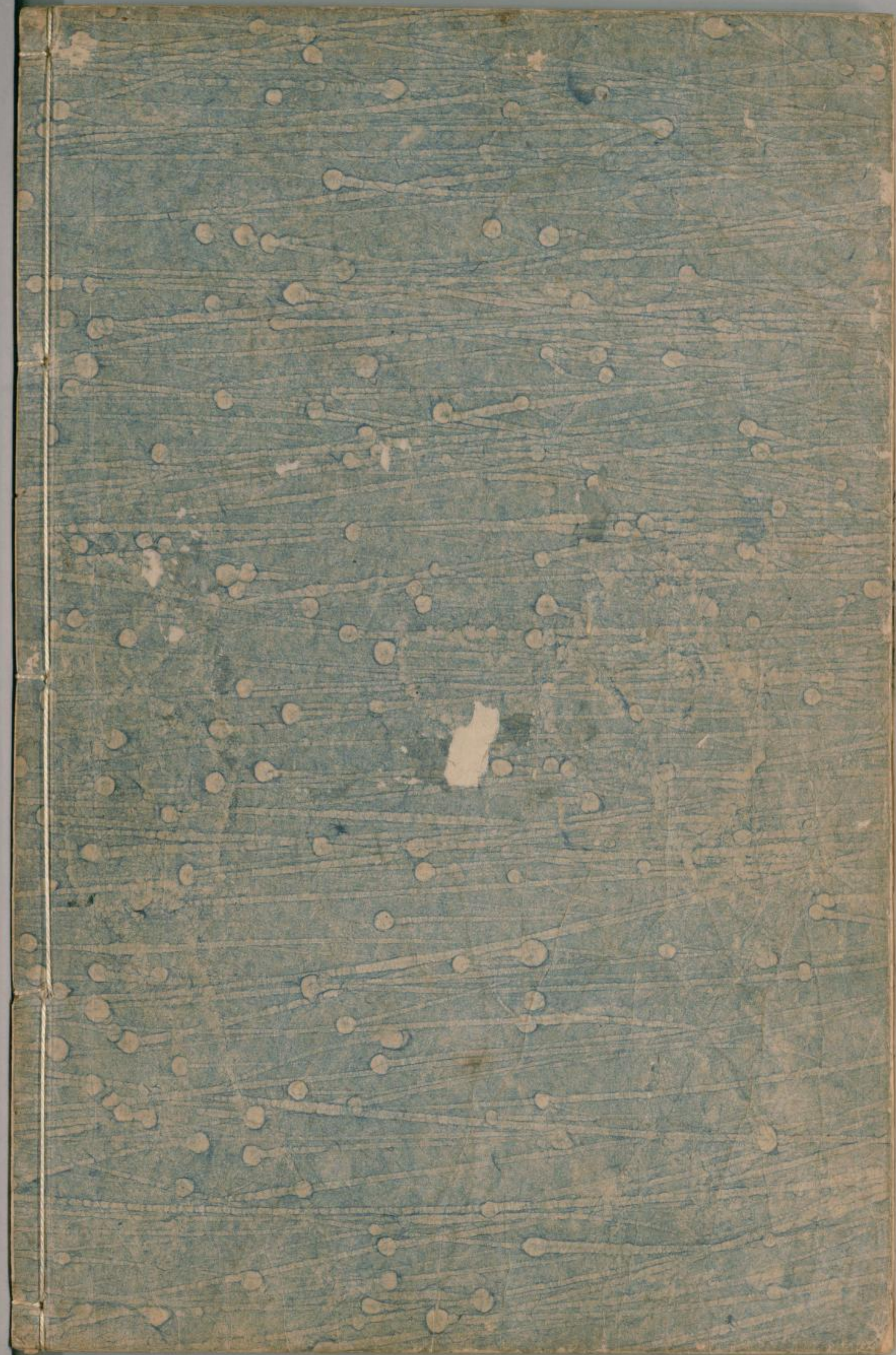
乾乾勤心也。善曰周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勇略之士則受
班固公孫弘贊曰漢之得人於茲為盛也
能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善曰熊虎猛捷故以譬武龍鳳五彩故以喻
也署謂文學之司也善曰熊虎猛捷故以譬武龍鳳五彩故以喻
文尚書曰如虎如狼如熊如羆于商郊蘇武答李陵書曰其於學人
皆如鳳百行兼包。善本作文武並驚
如龍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
引興摘暴爵之賞。良曰程試謂呈其才者必見試用也金爵謂金印紫綬
學管百行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善曰有也字
品也廣雅力以佐明時。善曰廣雅使名書史籍勲在盟府。善
曰科條也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善本有也字濟曰勲
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
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夫一木之字。善本有也字
誓盟之官也善曰左氏傳宮之奇曰夫一木之字。善本有也字
號叔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

木孰與方國之封枯棋。善本作三百孰與萬人之
將經曰基局從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
五十衣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棋局而貿博奕
矣向曰衣龍諸侯服飾也金石樂也兼并貿易也。善曰周禮曰
三公自衮冕而下鄭玄曰衮龍九章衣也東都賦曰脩衮龍之
法服左氏傳曰晉侯以樂之半賜魏假令世士移博奕之
絳始有金石之樂廣雅曰貿易之也力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銑曰顏回閔子騫
有德行好學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良曰張良陳
平有計策也資貨是有倚頓之富也。善曰倚頓巨富人也言用以求資
論過秦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
立而鄙賤遠矣世而鄙賤之困亦遠於身也。善曰行此者則功名立於後

5
30
44

六家文選卷第五十一

母昭裔貧時常借文選不得發
憤曰異日若貴當板鏤之以遺學
者後至宰相遂跣至言此揮塵錄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六家文選60巻』 請求記号 WA35-20

ガラス使用